

# 中华万姓，出于太昊伏羲氏“制嫁娶，正姓氏”

种衍洋



清代学者张澍在其《姓氏源流》中说：“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世界上万物都有根源，寻根是人类的天性。

姓氏寻根，是人性寻根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中华万姓，追根溯源都出于太昊伏羲氏“制嫁娶，正姓氏”之人道，伏羲氏是中华民族之根。据史书记载，姓氏文化起源于伏羲。说到伏羲不能不说济宁市微山县与伏羲的渊源，汶泗流域是太昊伏羲氏的重要发祥地，从泗水古雷泽的华胥故里、邹城峰山女娲补天的传说，到远古先民祭祀太昊伏羲氏的两城伏羲庙……无一不在向世人昭示：这里是中华人文始祖的发祥圣地。

为纪念祖先功德，伏羲后人在微山县两城筑陵、建庙。微山伏羲陵庙，是有文字记载全国最早的一座伏羲庙，也是现存最早的北宋伏羲祭祀建筑，并且是唯一一座陵上建庙、陵庙合一的庙宇建筑。

伏羲即太昊或称黄熊氏，凤姓，又名宓羲、包牺、伏羲，亦称牺皇、皇羲，史书称伏羲，亦有青帝、东方上帝之称，三皇之一，华夏人文始祖，

百王之先，人首蛇身。母亲华胥氏，据《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伏羲。

在春秋时期，有任、宿、须、句、颛、颛都是伏羲之后。伏羲主要的功绩是在泰山封禅时，创立了中华民族的图腾龙，龙的传人由此而来。根据天地间阴阳变化之理，观察白龟贝壳而创造了太极八卦图。模仿蜘蛛结网而制成网，用于捕鱼打猎。教百姓驯养野兽，这就是家畜的由来。创造了文字替代在绳子上打结的记事方法，发明陶埙、琴瑟等，将音乐带进人们的生活。将其统治地域分而治之，任命官员进行社会管理，为后代治理社会提供借鉴。制定了人类的嫁娶制度，实行男女对偶制，用鹿皮为聘礼，并以所养动物为姓，或以植物、居所、官职为姓，以防止乱婚和近亲结婚，使中华姓氏自此起源，绵延至今。

人类经历了几十万年的洪荒时期和母系氏族社会，迄今大约8000—6000年之间，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先祖伏羲氏正是处在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古书说

“先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这位先圣就是伏羲氏。

在伏羲氏之前，“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原始人捕猎鸟兽，连毛带血就吃，无猎获就只能挨饿；男女无别，穴居群婚；结绳记事，极其愚昧。

大约在8000年前，先人们在淮河流域已经开始了从事原始农业、家畜饲养，以及渔猎和采集，同时出现了使用单个符号记事和在陶器上刻画的汉字雏形。这一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母系氏族部落也开始先后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这就是古书上多次提到的伏羲氏时代。

伏羲氏，为直系后裔建立4个方国，为任、宿、须、句、颛、颛四国，在泰山周围祭祀太昊，成为神守国，虽然力量微小，但因伏羲后裔血统高贵，得以传承到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这四国后人，就以国名为姓。其中的任姓，源自任国，直到秦朝置县，沿革至今为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

姓氏在中国人的进化过程中，伏羲氏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根。改朝换代，年号更迭，中国人姓氏一直延续，从未间断。

“姓”出于母系氏族社会，是同一个女性祖先的家族共同的符号标记；“氏”是从姓中衍生的分支，出现于父系氏族社会。南宋郑樵《通志》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出。”一般来说，天子有姓而无氏，诸侯、卿大夫有姓有氏，平民、奴隶只有名，无姓氏。到了周代，姓和氏开始混淆；战国时，姓和



氏走向融合；秦汉时期，姓氏合二为一，而且平民也开始有姓。

姓氏形成的方式，有以动物为姓，如龙、凤、牛、马等；以封国封地为姓，如齐、鲁、吴、楚等；以官职为姓，如司马、上官、侯、师、尉等；以职业为姓，如做陶器的姓“陶”，管仓库的姓“仓”，做买卖的姓“贾”等；以出生地和居住地特征为姓氏，如东郭、西门、杨、柳、李等；以先人的字或名为姓，如周平王的庶子字林开，其后代姓林；以祖先爵位或谥号为姓，如庄、康、武、桓等；以次第为姓，即家族中兄弟排行或亲属辈分等为姓，如家族叔孙、季孙、第二、第五等；以母系氏族时的部落为姓，其姓多有“女”字部首，如姜、姬、妘等。

伏羲是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对中华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千年来被尊称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受到中华儿女的共同敬仰。

随着考古研究的进展，学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炎帝和黄帝是华夏族的代表，共同尊奉的祖先伏羲氏。伏羲作为“有大智慧”的思考和发明创造者，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和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后人通过修庙、立碑、造陵、塑像等方式纪念他。

每年4月22日，微山县都要在两城镇举办“中国微山祭拜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大典”。人文始祖伏羲氏是民族精神的支柱，是民族凝聚力的纽带，也是神圣血缘观念的具体体现和民族文化的象征。我们祭拜太昊伏羲，探讨姓氏文化，就是对民族先祖的认同和缅怀。

弘扬伏羲文化和姓氏文化，使我们不忘根本、不忘血缘，增强民族认同、民族团结和民族凝聚力，继承传统，弘扬文化，推动社会发展。 ■种晓靖 摄影



外地人看济宁

## 孔林深深深几许

山东济南 李恒昌

多少次去过曲阜孔林，只有那一次真切地触动了心灵。

沐着阳春时节的风，拐过孔林大门口直行大道，从未谋面的大美迎面扑来。

林荫之下，满地盛开着淡紫色的小花，一丛丛，一片片，几乎布满整个园林。

这是什么花儿啊？这么多，这么漂亮！远来的游客和我一样惊奇和感叹。

“这是二月兰，是孔林里最常见的花儿。”导游告诉我们答案。

赶紧打开手机百度一下，才知道，这二月兰，属草花，十字花科，又名菜子花，紫色，四瓣，十字形排列，因盛开在二月而得名。

二月兰？开得这么好，这么多，应该算是一种奇迹吧？

三千亩孔林，三千亩花开。这似乎不再是一个古老的墓地，而是一个花的世界，花的海洋。

一簇簇小花从脚下铺陈开去，向四周蔓延，无边无际，直到林荫深处。

在这里，除了墓碑，几乎看不到一个坟头。因为，所有坟墓和那些逝去的生命，都香睡在二月兰的绿荫和笑靥之下。

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微风吹过，情不自禁地作一次深呼吸。

那时候，似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心旷神怡。孔林是掩埋孔子及其后人的地方，而孔家是“文章道德圣人家”。

鲜活而娇艳的二月兰，是上苍浸润的怀念和祭奠吧。

寂静与庄严同在，美丽与生机相伴。三千亩孔林，二月兰的轻声吟唱。心静如水的土地上，洋溢着泥土的色泽与花香。

有人说，孔林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园林。这里的一棵棵参天蔽日的大树，有一万多棵。相传孔子死后，弟子们从各地移来奇木异草，有柏树、桧树、榧树、杨树等树木，其中不乏古树名木，有的已达上千年历史。

在这些树木中，有一种树格外奇特，它以特有的姿态站立成一种伟岸，让人怦然心动。这种树，有一个很诗性的名字，叫“文柏”。

文柏是柏树的一种，它高大挺拔，直入苍天，树冠收得很紧，远远望去，一株文柏仿佛一支巨大的毛笔，挺立在天地之间。之所以称作文柏，是它传奇般形神的缘故吧。

站在文柏树下，有着仰之弥高的感觉。文柏应该是一种尺度，验证和衡量什么是笔直，什么是昂扬，什么是傲立天外。

手抚高大的文柏，突然想起《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墓就在这里。这位孔夫子的后裔，因撰写《李香君和侯方域》的故事，得罪了朝廷，从朝中高官被贬为平民，流落孔林附近的石门山。

孔尚任创作《桃花扇》时，曾有好友忠告，书中内容或触动皇帝的神经，可作修改。但孔尚任明知朋友言之有理，却依然坚持。《桃花扇》写得很投入也很辛苦，以至屋外鹅毛大雪，舍内的他依然摇扇苦吟。这种精神，或也是文柏形神的另一种写照吧。

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软骨文人，却也不乏铮铮铁骨。他们像孔林深处的文柏，脚踏充满死亡气息的土地，傲然而立，气贯长虹，这是怎样一种大美？

孔林最核心的去处，是洙水桥旁的“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之墓”，也就是孔子墓。孔子祖孙三代安葬在一个相对独立的院落，孔子、孔鲤墓在后，孔子墓在右，孔鲤墓在左，孔伋墓在孔子墓、孔鲤墓的正前方，三座墓呈“品”字形结构，寓意“携子抱孙”，泽被后人。这种安葬方式传承下来，放眼望去，孔林四处，大大小小的无数坟墓，几乎都类似“品”字结构。

转眼到了黄昏，夕阳透过林隙，照在孔家墓地上，盛开着的二月兰的一座座坟冢，错落有致，宛若一个个伟岸的古代先人，踽踽在那里，构成一个似曾相识的意象。

这意象长久徘徊在脑海深处，一直难以给它定义。突然想起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盛大演出，豁然开朗：数万古代先贤，在礼仪之邦，击缶而歌！

歌声似大哲之言，穿越孔林，穿越古今，飞行弥远…… ■马永利 摄影

乡情

## 最香的菜

王如然

小时候过年，会有一些食用后的鸡骨头、羊骨头，更多的是猪骨头，奶奶一块也不舍得扔。

鸡的长腿骨要做老式织布机的配件，名叫鸡漂，起固定作用。这器件，用大公鸡的长腿骨更好。猪头上有一块耳骨，奶奶把它做成饰品，戴在小孩的手腕上。

大多数的骨头，奶奶做菜时要回锅反复炖，带骨头的菜喷香扑鼻。这些骨头回锅几次后，还要收起来。奶奶用锤子把这些骨头一块一块地砸碎，装到一个竹篮子里，挎到村东头的大石碾上，直到粉碎成末。

这个大石碾几百年了，碾盘平整，碾碾圆滑，是村里轧豆腐、辣椒糊、花椒粉的好工具。推碾很费劲，奶奶把砸碎的骨头摊在碾盘上，往固定碾碾的木框孔里插上两根长棍，奶奶推一根，姐姐推一根，然后吱吱咣咣地推起来。

奶奶边推碾边用铁铲子翻骨头，有时候用炊帚扫一扫骨头末，推了几圈，就停下歇一会儿。不知多少圈，多少遍，这些碎骨头会成了细细的粉末，比面粉还要细。奶奶细心地把骨头末扫起来，装到带来的陶盆里。那个年代没有塑料盆、铁盆、铝盆，陶盆是最常用的盆。

到了家里，奶奶就开始准备做骨头丸子。把萝卜剁碎，再把葱、姜剁碎，把花椒放到热锅里炒熟，再放到案板上用擀面杖轧成花椒面。最后把这几种样加到骨头末里，再加上面粉和水拌匀放盐，丸子的馅就准备好了。

姐姐把柴禾也预备好了，锅里倒上棉籽油，烧热，奶奶就往锅里下丸子。左手抓一把丸子馅，轻轻一挤，拳眼就挤出了一个丸子。右手大拇指轻轻一挑，一个丸子就下了油锅。不大一会儿，锅里就漂满了丸子，在热油中起伏翻滚，不大一会儿就炸成了金黄色。

奶奶见丸子熟得差不多了，就用铁箬筛把丸子捞出来，沥干净油放到一个小盆里，再往锅里下丸子。骨头丸子吃起来又脆又香，至今想来回味无穷。

骨头丸子炖汤吃最好，奶奶做汤时，先在锅里加一点油，烧热后加葱丝、姜丝，再加嫩白菜叶，加水烧开后放入骨头丸子，开了锅可以盛碗了。骨头丸子汤味道鲜美，吃的时候要小心，细嚼慢咽，别叫没碾碎的小骨头扎嘴。

记得有一年，我就被扎过一次，过了几天嘴还疼呢。吃上一颗丸子，再慢慢喝上一口汤，那汤的美味真的稀世少有啊。

今年春节，我专门留下了一些吃剩下的骨头，也想做一回丸子，但一想到平时鱼肉不断，现在谁还吃这个，也就作罢了。

奶奶离世多年了，奶奶做的骨头丸子的香味，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游子回乡记

## 我的满庄，我的家

云南红河 路人

满庄非名胜，可我还是想写的。因为我这次回山东的主要目的，就是回满庄。满庄，我的衣胞之地，那里有我出生的老屋。

数年不回家，庄子还真不是变化太大了。如果不是和三弟一起回，我怕是连回家的路也找不到。街道变宽了，水泥打的路面，平整得闭了眼睛也不怕摔倒。小时候记忆中的烂泥路不见了，恍若别人的村子似的。

母亲住的屋是新屋，这我在电话里听大哥说了。新屋在村北头，老屋在村南头，虽说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北头离镇中心近，赶集近，买菜方便。

住在新屋的母亲却依然忙碌，家里早没有田地了，她就忙屋里屋外的卫生。可因为离集近，灰尘大，屋里总显得不干净的样子。进家时，母亲正背对着门，在院子里晒晒大豆，也不知道是谁家的豆子晒到我们家来了。

母亲认真地翻着，像翻着过去的岁月和她的儿孙。母亲一直没有走出我们的生活，她总是在为某件事、某个子女操心。心愧的是，我们却很少想起母亲，总在忙碌之中，总在奔走之中，想起过母亲的白发吗？想起过母亲已老的面孔吗？

母亲听到脚步声，这才转过头来，一怔，似



1986年暑假，妈妈说家西边的独山湖干了很多，村里人都去那里割草，晒干了喂牛或卖钱，让我跟爸爸和两个小伙伴去割。

趁着早晨凉爽，骑车十多公里到了湖边。水已经干了，只剩下湖心的一小片，湖滩上长满了草。这些在旱地上高不过膝盖的草，在湖滩却长到两米多，甚至三米。每根草从秆到叶都是鲜绿鲜绿的，翠得耀眼，嫩得要滴下水来，挤挤挨挨，拉拉扯扯地连起来看不到边。

爸爸说，咱们分开割，割好打成捆，中午头前在堤岸最高的红旗那里汇合。大家分头行动了，我拿着镰，一路把高高的草踩倒，留下一道记号，回来的时候不至于迷路。

周围的草细细的，绒绒的，柔柔的，不刺手，也不刺脸，连成绝妙的青纱帐。这样的草太嫩，水分太大，晒不出数；又往里走，找到一些老点的草，几只红嘴绿颏的水鸟站在草上，叽叽喳喳地“拉呱”。就这哪里啦，开镰！

乎不认识她的二儿子了。也怪，她的二儿子头发也灰白了，身体发福了，戴着眼镜，穿着几百块钱买的衬衣，混得就像是城里人一样了。可她的二儿子还是她的儿子啊，她只是怔了一下，便哭了。

母亲说，孩，你终于回家了。我的泪怎么着也止不住了，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坚强只是外在的表现，却不是儿子的表现。我的双膝一下子跪在地上，双手抱住母亲痛哭，泪就如早等着似的涌出来。伤感就像下山的巨石，收也收不住了。原来，回家，除了喜悦，就是泪，就是对母亲的愧疚，双膝就是等着给母亲下跪的。

母亲，你是否记得，小时候过年，我和兄弟们也要给你磕头的，你却不让，你说磕头催人老，可这些年我们在外面，也没有给你磕头了，你咋就也变老了呢？

情感的渲泻是有度的，何况还有外人在旁边。人们拉我起来，但泪水已长了根，总是在眼睛里打转，像谁在我眼睛里丢了一块石子一样，眼泪泛着波澜。

坐了一会儿，终究忘不了老屋，三弟就陪我到村里走走。三弟也在外地工作，只是未出山东省城，回家的机会多些。走在村里的路上，看着

故里钩沉

## 爸爸——我迷路了

邱玉娥

草很高，割起来很省力，几下子就能打成一捆，捆草的绳子也不用接草绳，一把草将一下，就能当要子用。不一会儿，割出一片3米见方的空地，捆完一查，整10捆，往外背吧，两捆一趟，背在肩上，一转头，懵了，来时踩的草路不见了。

放下草捆，再仔细找，仍是不见路，踩倒的草全站起来了。正午的太阳就在头顶上，影子踩在脚下，四周是清一色的草、草、草……我迷路了！大声呼喊爸爸，突然发现四周的鸟儿也不见了，只有不甘寂寞的蛐蛐声此起彼伏。

没有一丝风，炽热的太阳直射着，裤褂不知什么时候湿透的，连累带吓加紧张，求助无门，怎么回家啊？

已经不辨东西南北了，只能前后左右地乱走，绳子、草捆都不要了，只拿着镰刀；嗓子也冒烟了，着急上火地要找到约定的地方，可周围都是两米多高的草，根本看不到。

仔细听，也没听到爸爸和小伙伴叫我的声音，走了不知多少次，又都回到割出来的那片空地，怎么办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看哪里高就往哪里去吧。

深一脚浅一脚地，一个人东撞西撞地走

着。汗流透了，反而不觉得热了，草丛里有没有别的动物也不怕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到红旗。

不知走了多久，四面环顾，蓦地发现了远处的红旗，心里一阵激动，向着那个方向，不停地连走加跑，跌跌撞撞，终于到了。

小伙伴们说，爸爸已经去找我了。我已经全身无力，一屁股坐到地上，连渴加饿，也不想吃东西，只是拼命地喝水，原地等爸爸。

太阳慢慢地偏西了，余晖把湖滩的绿毯染上玫瑰般的艳红，爸爸终于疲惫地回来了。他见到我，没抱怨，也像我一样长出了一口气，让我把他早上割的草分放在他和我的自行车上，和小伙伴们一起回家。

路上，我给爸爸说了我的历险记，他表扬了我，说遇到困难就是想办法解决，不放弃。说他从中午找到我傍晚，要找不到，晚上他也不回家，还得找。他叮嘱我不要告诉妈妈，免得她担心。

回到家里，天已擦黑，妈妈早就做好饭，她说在村口眺望了多少次了。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妈妈问怎么割草用那么长时间，爸爸说领着我看湖堤的风景，忘记时间了。

那年我14岁。 ■毛毛 摄影